

台湾卫生署长下令台湾医生 不得卷入不人道的器官移植

【明慧网】台湾卫生署署长侯胜茂在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一日参加「台大医学院北美校友会二十七届年会」时表示，在看了加拿大前主管亚太事务的司长大卫·乔高以及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调查有关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独立调查报告后很担心，已下令台湾医生不得介绍病人到大陆进行任何商业行为的器官移植，不能够卷入这种不人道的器官移植。

台大医学院北美校友会会长张和雄说明，台湾对器官移植非常谨慎，都是遵照世界的标准来做的。我们觉的（中共活摘器官）有违法的事情，我们应该要反对。

八年来我所遭受的迫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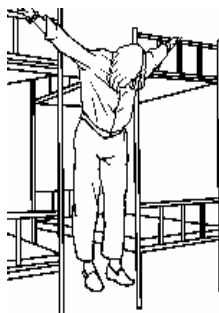
我是齐市碾子山区的大法弟子。修炼前患有胆结石等病，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康健，无病一身轻。生活和工作中严格用真、善、忍的原则修自己，作一个真正的好人。可是，99年7月以来，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对法轮功栽赃陷害，各级政府、执法部门及单位以种种非法手段对我进行要挟，迫使我放弃信仰；单位领导动员我的家人围攻我，让我写保证；区“610”、公安威胁单位迫使我下岗。

2000年4月2日碾子山区22位大法弟子在花园集体炼功，我被原碾子山富强派出所警察任志刚、宋国君非法绑架到富强派出所。富强派出所所长付国清打我耳光、将我大吊等酷刑迫害。刘国栋问我还炼不炼？我回答：不改变信仰。之后被非法送到碾子山拘留所拘留15天。同年四月初八我在学员家学法时被富强派出所非法绑架。警察宋国君、关法东（现富强派出所副所长）对我施用酷刑“苏秦背剑”；还在两手和绳索之间垫上砖头，再用木板殴打；逼我憋着；还用塑料袋套头，一层不行就套两层塑料袋闷，使我呼吸极为困难；还迫使我运动，增加肺活量，使我更加呼吸困难，几乎窒息。同时逼迫我放弃信仰，问我还炼不炼？我回答：炼！又将我非法送入碾子山拘留所非法拘留半月之久。

2000年12月，我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履行公民合法上访权益，进京反映法轮功蒙冤的真实情况。可是在齐市火车站被非法劫持到铁锋区刑警中队。中队警察逼我坐铁椅子，逼问与谁去的北京？我不配合。晚上10点多我被送回碾子山拘留所，之后被非法劳教2年，送入富裕劳教所。

在富裕劳教所我被吊挂于两床之间，用一副手铐铐两个人的方式铐一串儿，使我们都不能坐下，长期罚站达15天；我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要求无罪释放，恶警用扁担将我双手绑在凳子上，对我进行野蛮灌食；我被超期关押3个月后才释放。

2003年，富强派出所所谓的串联为由对我非法迫害。事先已批我劳教3年而后再绑架了我，无任何合法的程序。在富强派出所，我被罚坐一夜铁椅子，翌日我被送到富裕劳教所。在富裕劳教所，对我强行转化、两个刑事犯逼我背监规；每天从早4点——晚9点连续坐铁椅子17天；



齐齐哈尔晨曦

第十九期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九日



八月九日晚，“人权圣火”在希腊点燃

【明慧网】中央社八月十五日报导，「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和德国的法轮功学员，周末在德国首都柏林展开奥运人权圣火传递活动，呼吁各界正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和迫害法轮功的行为。

即将在十八日当天手持圣火穿越柏林市区的前东德短跑名将盖博尔说，人权圣火其实是为了中国人民而跑，目标是希望中国的人权在奥运前能得到改善。她呼吁德国总理梅克尔，本月底出访时向中共领导人直言人权问题。

曾改写女子四百公尺接力世界纪录的盖博尔，当年和许多东德运动员一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服用禁药，导致健康受损。现为作家的盖波尔，拒绝为东德田径界的禁药传统背书，几年前因为要求德国田径协会将她从破纪录的名单上除名而轰动一时。

由全球三百多名国会议员、记者和律师等知名人士组成的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和法轮功学员，于八月九日在奥运发源地希腊雅典举行点燃人权圣火的仪式。未来一年计划接力经过全球五大洲三十国、包括香港和台北在内的上百城市，唤醒国际社会重视中国的人权问题。

问我背不背监规？我回答不背！韩副所长叫嚣：你若不转化、不背监规，就这样对待你。

9月11日，因富裕劳教所与齐齐哈尔劳教所合并，我们又被送到齐市劳教所。被强迫做牙签、筷子等劳役，每天劳作长达10多个小时。2004年2月18日，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迫害：就是所谓的破冰行动。将大法弟子不分男女弄到4楼，使我们既站不起来也蹲不下，眼睛被蒙上，恶狼般蜂拥而上连续24小时疯狂毒打、电棍齐上、逼写三书。2006年我们又被非法送到黑龙江省迫害法轮功的集中营——绥化劳教所继续迫害。在那里我们被强行军训、逼唱邪歌、做牙签等劳役，不干活就被关小号残害。2006年5月我才重获自由。

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

奥运人权圣火传递柏林

“在音乐圈里，我也算个成功者；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成功感逐渐引不起我的

兴趣，相反对那种在成功背后，名利场中角斗出来的荣华感到厌倦，内心反而感到空虚和痛苦。我常常问自己：我何时能从这种人生的漩涡中摆脱出来？！人的一生就应该是这样的吗？人生的真正意义何在？”这是韩素秋在音乐界里奋斗了数十年后的心声。

现居美国的韩素秋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曾在中央乐团任主要歌唱演员十二年；后来在中央民族大学声乐系任教。她还在《中国音乐杂志》上发表很多关于声乐的论文，在许多歌唱比赛中任评委。

名誉背后感孤独 立愿寻道

她说：“我的歌声曾给无数观众带来快乐，也尽心尽力教授我的学生，赢得了无数鲜花和掌声，还有名誉、地位和金钱。在我事业越辉煌的时候，内心越感空虚、孤独；由此，我开始阅读一些有关佛教、道教的书籍。我就想在里面找一块儿能够藏身的‘净土’。”

为寻能藏身的净土，她四处拜庙、寻师。她说：“曾有几个‘有名’的出家人要收我为徒。从此，我几乎全身心投入到宗教。”

不过，时间一长，她发现宗教中并不是净土。由此，心情也越来越压抑。

她说，我常常仰天长叹。有一天夜里，我实在想不通，更向天高喊：“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呀？谁能回答我呀！”我是唱歌的，嗓门大而亮，那声音在震天撼地。

迷途绝望中 法轮大法驱走心中所有黑暗

就在韩素秋越来越感到人生迷茫、绝望的时候，一九九五年六月的一个黄昏，她路过北京一个书摊，看到上面一本蓝色封面的书放着光。她说：那书一下把我吸引过去；一看，原来是《转法轮》（法轮功著作）。当我翻开书，看到李老师的照片时，一股强大的热流迅即从我头顶上下来通遍全身，瞬间，我沐浴在一种从未感受过的温暖之中，同时，从我生命最深处喊了一声：“这就是我师父呀！”

她说：假如当时不是因为大街上我会放声大哭的。回家之后，我不吃不喝，用一天一夜的时间，一口气读完了一遍《转法轮》。师父那博大精深的法理把我折服的五体投地。使我心中长久以来对宗教的疑虑烟消云散；驱走了我心中所有的黑暗。

当时我对师父的感激之情无法用言语表达：师父没有舍弃我这个在迷途中几乎绝望的人。我在师父的像前发誓：“生死与大法相随！”从此，我真正走上了大法修炼之路，并坚持到现在。

修炼大法 身心受益

韩素秋说：我做事很努力，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个工作狂。三十多岁时，由于工作压力大，后来身体越来越差，大家都知道我是个重病号。每年都要住一、两次医院；尤其在中央民族大学教学期间，我的身体可说是累垮了，那时我身体里所有的“零件”，包括五脏六

访声乐专家：人生为何？



韩素秋生活照（2002年）

腑没有一样正常的，都不行了。我一米七的个儿，只有九十八斤；同时脸无血色。每回宿舍楼来了急救车，多数是因我而来。因长期吃大量药物，自己已成半个医生。

韩素秋说：修炼后，各种毛病渐渐消失，我满面红光，以前不认识我的人都不相信我曾经是重病号。

此外，以前我脾气不好，修炼后，人们都惊奇感叹：呀，你怎么脾气如此好。这是因为修炼后，懂得了如何查找自己的不足，修去它，要与人为善、替人着想，慢慢修正自己的结果。现在，你叫我发脾气，也不那么容易发出来。

“修炼‘真、善、忍’，我懂得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好人。”

韩素秋说，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正自己不正确的思想与行为，我懂得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好人，也成为更好的人。

她举例：一九九七年四月份，我和老伴骑车去功夫家。路上被一汽车撞了，当时我被撞飞出七、八米远后，摔在地上。当时我有些迷糊，可是脑中却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类似的例子：一位五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被汽车撞了，飞出很远，她爬起来后对司机说：没事儿，你走吧。拍拍身上的土，拉着老伴儿就走了。她没有找那司机的麻烦。

我也想到师父讲的“好坏出自一念”的话；于是我坐在地上叫老伴让人家司机和乘客走。他们都过来要送我上医院，我说：“没事，你们走吧。”

韩素秋说，不光是我一个人，所有修炼法轮功的人都觉的：这大法真好。那时大家在一起炼功、学法，互相切磋，查找自己的不足，促使自己去掉不好的东西，从而提高人的道德品质，使人变的越来越好。大家都这样，这社会不就会越来越好了吗？

腥风血雨 压不垮修炼人的信念

韩素秋表示，万万没有想到中共邪党与江魔头会发动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韩素秋说，由于恶党夺权后发动的对中国人的历次整人运动，我敏感的意识：如果我坚持修炼法轮功，将会面临什么。我曾一度痛苦挣扎：我还要坚持修炼吗？我每次看师父的像时都流泪。

回顾修炼后身心的变化，韩素秋说，我从里到外，连骨子里都被大法净化了；如果让我放弃修炼大法，我将回到原来那身体和精神都几乎是病入膏肓的状态，我宁可死。